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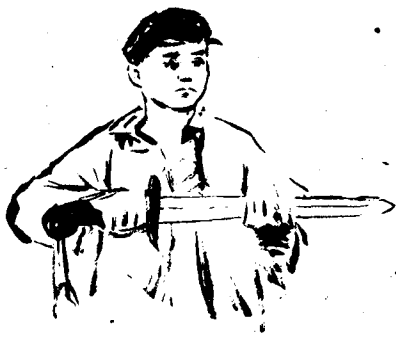


台灣之子阿松

呂德華 著

7.67

研究所



台灣孩子阿松

呂 德 華 著
靳 之 林 插圖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台灣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台灣孩子阿松，他的父母被日本鬼子、汉奸地主害死。他只身投奔在台北拉洋車的舅父。1945年，抗日胜利了，国民党来“劫收”了。台灣人民和蒋帮作坚决的斗争。阿松是个勇敢的孩子。他帮助舅舅掩护革命工作者；他勇敢地抢了美国人的手枪，救了舅母；他机智地帮助进步学生，打击特务；他又和好朋友阿奎一起揭露国民党官僚和奸商的阴谋。他参加到台灣人民革命斗争的群众运动中去。后来，他又逃出台灣，到大陆上来，参加了解放軍，以后又成了战斗英雄。

台 湾 孩 子 阿 松

吕德华 著 靳之林 插图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书刊营业许可证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59年2月第一版 1959年2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耗 $1\frac{1}{32}$ ·2 $\frac{1}{4}$ 印张·46,000字

印数：1——14,000册 定价：(3)0.14元

统一书号：R 10086·183

星期日早晨，李文圣、江华、赵云清、柳青枝、王小珠到公园去过队日。孩子們在一株海棠树下坐下来。海棠花正盛开，枝头上滿是粉紅色的花兒，招引来一群群的蝴蝶。这兒又凉快，又干淨。李文圣刚刚要宣布队日的內容，江华、王小珠就叫喊着跑散了。

“海棠花多美呀，采点带回去裝飾咱們的教室。”江华說。

“捉几只花蝴蝶做个标本吧！”王小珠說。

“这兒风景多好，先做会兒游戏吧？”柳青枝說。

也不等小队长李文圣的命令，江华脫了鞋爬上海棠树，王小珠和柳青枝在树上拴上猴皮筋……

“不許乱鬧！”小队长李文圣喊着，孩子們不听，李文圣就从口袋里掏出口笛来，吱吱地吹了一陣，“誰不遵守小队的紀律，我去告訴輔導員！”

这句话果然有效，江华不甘心地从树上爬下来，柳青枝、王小珠摘下猴皮筋，一个个都撅着小嘴。

“小队长同志，先讓大伙兒玩一会兒不好嗎？”赵云清皺了皺眉头，向李文圣提出意見。

“不行，”李文圣的脑袋搖得象貨郎鼓似地說：“过完队日再玩，不一样嗎？”

“不一样，現在这兒多清靜，空气又新鮮，一会兒太阳上来了就热了！”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又吵了起来。

李文圣知道大伙兒对今天的队日沒有兴趣。为什么沒有兴趣呢？第一，今天队日內容是討論“少年报”上的那篇“誰是小懶虫”的文章，可是江华、王小珠就是“小懶虫”，江华不講究卫生，一天渾身是土，連揩也不揩一下，王小珠虽然在学校里表現挺好，可是她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連自己的手絹也不洗。还有赵云清，他功課不好，可是还不知道用功，这也是懶，当然也是“小懶虫”。李文圣心想：平时給他們提意見，他們不听，这回不愿談也得談，小队的紀律嘛……。第二，小队邀請了一位解放軍叔叔来参加队日。他不是普通的解放軍叔叔，而是有名的战斗英雄郑松根同志。信上写着队日的時間、地点，可是一直沒接到郑叔叔的回信，小队的孩子們早就想和解放軍叔叔交朋友，这回心全凉了。

“坐个圓圈兒”李文圣吹了下哨子說：“柳青枝先把‘少年报’讀一下。”

柳青枝打开“少年报”，她沒有讀“誰是小懶虫”那篇文章，报上一幅照片吸引住了她。

“李文圣，过会兒再讀‘誰是小懶虫’好嗎？”柳青枝問。

“为什么？”李文圣說。

“这兒有一篇更好的文章！”

“什么文章？”大伙兒一下子围上来。

“台湾人民把美国大使館砸了！”

“好呀！”孩子們欢騰起来，小队长李文圣也把手拍紅了。

柳青枝将两条細长的小辮甩到背后，高声地朗讀这篇文章。

“美国兵凭什么杀了人不偿命！”

“蒋介石是个老坏蛋！是美国走狗！”

“台湾的人们真勇敢，看，把美国大使馆都砸烂了，汽车也烧了！”

“看，砸大使馆的人群里还有小孩呢！”王小珠说：“他们准是来看热闹的。”

“不，是和大人們一起来砸的，”小队长李文圣说：“你看那个戴白帽子的孩子气昂昂的，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哩！”

“那他们不害怕吗？”王小珠又问。

“不怕。”

“台湾的孩子就是勇敢，天不怕地不怕！”

孩子们正说的热闹，一位解放军军官，站在孩子们身后问道：“小朋友們，我可以参加你們的谈话吗？”

李文圣領着头鼓起掌来。

军官和孩子们坐在一起，摘下帽子擦着头上的汗水：“你們在談論台湾嗎？”

“是啊！”孩子们将那份少年报送到军官的面前。

“孩子們，我是台湾人，我講講我小时候的事兒，你們愿不愿听？”

“愿听。”孩子们齐声回答。

“好！”解放军叔叔一边用他那大沿帽子搥着风一边講起来。

二

台湾是个好地方，气候温和，风景美丽，物产丰富。你吃过广柑、蜜橘嗎？台湾的“桶柑”比“广柑”还甜，你吃过海南島的香蕉嗎？台湾的香蕉比海南島的香蕉还香。台湾到处是青山綠水，草山、北投处处有温泉，能治皮肤病，台湾有鉄矿、銅矿、金矿……真是个好地方。

我的家住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甸上，那兒出产一年收两次的蓬莱米，有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有高耸云霄的紅檜树，有果实累累的椰子林……。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时候，居住在这块富饒的土地上的劳动人們，穷苦得吃不上一頓飽飯。

我父亲是个种蓬莱米的能手，五亩水田，一年收两季水稻，可是我們一家人很少吃上一頓飽飯，我們种的是又白又香的蓬莱米，可是吃的是紅薯。父亲是个又高又大的汉子，一身黑紅色的筋肉，力大无比，人們称呼他“紅汉子”。

提起“紅汉子”这个称号，还不单单是因为父亲长的高大，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夏天，三个醉熏熏的日本人，到田里来打猎。他們牵着一群猎狗在稻田横冲直闖，嫩嫩的秧苗被踏坏了，正在田里做活的人們誰也不敢阻挡。踏坏了稻秧还不算，日本人就逗着猎狗咬人，猎狗毗着牙，豎起毛冲向人們，人們呼号着、躲閃着。就在这时候，一只长毛的大黄狗，将我身边的媽媽扑倒，张着血盆似的大嘴，朝着媽媽的咽喉咬去。父亲眼里冒了火，他冲到跟前将狗的两条后腿捉住，可是狗还咬着媽媽不放，父亲用手将恶狗的脖

子扣住，狗松开嘴，父亲将狗提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猎狗抽搐了一阵，耳鼻流血死了。日本人赶过来，吆喝着，三只双筒猎枪对着父亲的胸膛，轟地一声，父亲躺在地上。日本人以为父亲被打中了，哈哈大笑扑过去，不想他们刚到父亲身边，父亲霍地站起来，一拳一个，将前边的两个日本人打倒在地上，后边的那个日本人掷掉猎枪连滚带爬地跑了。从这件事以后，人们就给父亲送了个外号“红汉子”。后来，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那个地方，妈妈的伤很重没钱医治，死在半路上。

父亲带着我逃到山脚下的一个村镇上，西边的高山整天云雾弥漫，山下面是一片接着一片的椰子林。父亲投在一个叫林金元的大地主门下，给他看椰子林。

我和父亲一同住在椰子林里。我们什么都没有，盖的是天上的星星，铺的是地上的杂草。夜里，一团团的蚊子追逐着我们，粘在我们的身上，吸我们的血。风雨来了，雨水常常将我们泡起来。

父亲整天光着赤红的身上，爬在椰子树上。春天，父亲爬在椰子树上割椰布；椰子树长了虫子，父亲爬上去上药；椰子熟了，父亲爬上去摘；椰子树上有了松鼠，父亲去捉……。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从椰林外面走过，就会看见一个红汉子攀在椰子树尖上。为了帮助父亲做点活，我也学会了爬树，我顶喜欢捉松鼠。松鼠狡猾极了，在树尖上窜来窜去，将椰子咬坏，我年纪小，身量轻，爬在最高的地方将它捉住，然后用根绳子拴住松鼠的后腿，牵着玩兒。

每逢椰子熟了的时候，地主就派人来监视父亲，怕我们偷吃。摘下来成堆成山的椰子，用汽车运往市内。

父亲有个脾气，在地主不派人来监视的时候，卖命地

干，因为他真心爱那些椰子树，可是地主一派人来父亲就火了。

平时我和父亲爬在树上干活，热了累了，就用腿攀住树干，摘下个椰子来解解渴，或是躺在树枝杈上休息会儿。可是地主派的人来了就不行了，不用说吃椰子，就是干得慢点儿，地主的狗腿子就大罵起来。

一天，父亲整整在椰子树上干了一个上午，中午刚下树休息，飯还没吃，地主林金元气喘吁吁地跑来，他摇晃着一双胖手說：“快上树摘椰子，台风要来了！”

“先生，椰子还没熟透呢！”父亲說。

“先拣熟透的摘呀！”地主林金元大声吆喝：“快干吧，一天給你双份工錢！”

风徐徐吹来，这是台风的預兆。椰子树寬大的叶子搖摆起来，嘩嘩作响。

父亲沒有吃飯，拖着疲累的身子爬上树去，动手摘起来。天一阵比一阵灰暗，正当父亲爬上那棵最高的“鑽天錐”时，狂风夹着暴雨袭来，风越吹越凶，細小的树干被风吹得对头弯兒，碩大噴香的椰子一个个噗噗地摔在地上。我和父亲一起爬在树上被风雨打得睜不开眼，树梢象波浪中的小船，上下起伏着。地主在树林中来回奔跑，他用手卷成喇叭状冲着父亲喊：“快干呀，多摘一个椰子多加二分錢。”

“林先生，这么大的风，一不小心，就要了命！”

“好，摘一个加三分錢，快干吧！”

“不行，”父亲的脸一下子变得严厉了：“少五分錢不干，人命要紧！”說着父亲就往树下爬。

“別……別……”地主慌了神，滿脸奸笑：“就按一个五分，快干吧。”



父亲在树上縱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压过了暴风骤雨。

父亲說：“孩子，干吧，今天咱們多掙他几个！”

父亲讓我爬大树，大树枝大干粗，危险小，而他却专爬小树。我們摘着，数着，計算着掙的錢数。

风雨越来越猛，咔嚓、咔嚓几棵椰子树被风拦腰斩断了。

“阿松，快往下爬！”父亲冲着我喊，他的身子吊在树干上，一只手比划着要我快往下跳。我安全地爬下树来，而父亲却往更高的地方爬去。

父亲的身子贴在那棵細高細高的树上，枝丫上的几个椰子摘到手，他刚要往下爬。

“你瞎了眼啦，看不見上边还有一棵！”地主叫罵着。父亲只好朝着細細的树枝爬去，父亲的手刚刚抓住那个椰子，只听见咔嚓一声，椰子树树干折断了。

父亲被摔在草地的荆棘上，浑身是血，他手中牢牢地抓着那个椰子。

父亲的头、胸被树枝扎破，腿骨摔断，紫黑色的血象小噴泉似的流出来，雨水冲击着父亲紫紅色的胸脯，流出来的血被雨水冲淡了。我扑到父亲跟前，搖晃着他的肩膀，哭着喊着。

地主林金元急急跑过来，从父亲手里夺过那个椰子，狠狠地朝着父亲的胸膛踏了几脚。

父亲的身子抽搐了一陣，昏死过去。

暴风雨一連下了五个整天，我和父亲挤在一个茅草搭的小棚子里，棚子頂已被狂风掀去，幸亏头頂上有一株青松遮拦着。父亲躺在精湿的稻草上，一連几天晕昏不醒，血流尽了，他黑紅的皮肤变成蜡黃的了。

能眼看着父亲死嗎？一天，雨住了，地主領着人到椰林里来运摘下来的椰子。

“林先生，我父亲摔伤的挺重……”我走近林金元說。

“沒有死嗎？”

“林先生，救救我父亲吧，他是給您摘椰子摔伤的……”我向地主央求着。

“救救你父亲，說的倒好听，”地主走到一棵摔碎了的椰子跟前：“誰救救我的椰子呵？”

“真是個坏蛋！”我心里暗暗罵道。“那把工錢支給我們吧！”

“什么工錢？”地主翻着白眼問。

“摘椰子的工錢。”

“笑話！”地主林金元大吼：“你看看你們摘下来的多？还是摔坏的多？”

“摔坏的多。”

“着哇！”林金元說：“摘一个五分鐘，別忘了摔坏一个还扣五分鐘哩！現在不是我欠你們的，而是你們欠我的！”

“你胡說！”我朝地主林金元扑去，一头朝他胸前撞去。地主沒防备，一下子被我撞了个大跟头。我扑在他身上，狠狠朝他脸上打了两个耳光，可是一下子讓地主反过来，把我牢牢压住。地主从腰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刀，狠狠地朝我的咽喉刺来。

正在危急的当兒，一块石头飞来，把地主的刀子打出一丈多远。地主惊恐地站起身来，四处张望……

父亲搖搖晃晃地从草棚里走出来，他手中拿着一把二尺多长的二刃尖刀，他的眼里射出仇恨的光，逼視着地主，一

步步走近来。

“好呵，你們要行凶，好啊……”地主恐惧地叫喊着，拍拍屁股上的泥土，溜烟跑了。

地主跑的沒了影兒，父亲象一滩泥似地倒在草地上。

“阿松，你过来，”父亲喘着气說：“我問你几句话。”

我伏在父亲的怀里哭起来。

“阿松，別哭，你知道我为什么給你起‘阿松’这个名字？”父亲用手指指头顶上的青松說：“你看松树多可爱，它不怕虫子，不怕风暴，不怕冰霜……”

我懂得父亲的意思，揩干眼泪鼻涕。

一时父亲的呼吸紧促起来，四肢不住地抽搐着，躺在那兒象具僵尸。

“孩子，我死后，你要馬上离开这兒，不然地主会害死你的！”父亲說着慢慢閉上眼睛。

“爸爸，不讓你死！”我拼命地抓住父亲的手。父亲死了我可怎么办呢？父亲真的会死嗎？

“不要哭，阿松，”父亲又睜开眼，微笑着：“把爸爸埋在这棵松树下你就离开这兒，去找你舅舅。你舅舅可喜欢你啦！”

父亲告訴我舅舅的地址，最后父亲用手指着那把二刃刀說：“这把刀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爷爷用这把刀赶跑了曾侵占台湾的荷兰鬼子，父亲用这把刀杀过日本人的头，現在留給你了。”

我把刀拿在手中，这刀还可以折起来，一折起来象一块鋼板兒。

“你是个好孩子，这刀会帮助你的！”



“爸爸，我一定給你报仇！”

“好，还要为媽媽报仇，媽媽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是。”

父亲說完，撫摸了我的头又拉我的手，松开了。我哭着喊着，父亲再也不答应了。

我用尖刀在松树下挖了个深坑，将父亲的遗体深深埋在地下。天晚了，椰林里灰黑一片，我伏在坟上痛哭。

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阵冷风将我吹醒。

月光下，我眼前站着一个老人，长长的白胡子一直垂到胸前，笑呵呵地望着我。

我从坟上爬起来，揉眼一看，是田瓜爷，他也是給地主林金元看椰林的。

“孩子，要記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田瓜爷把我領出椰子林，悄悄地說：“跟我走吧，以后我就是你的爷爷，你是我的孩子啦！”

“田瓜爷爷，我要去找我舅舅。”

“对，你还有个舅舅，”田瓜爷爷将胡子抖动着，“不过离这兒太远了！”

“我不怕远。”

“好，你会找到你舅舅的，”田瓜爷爷从衣袋里掏出一包干粮，几个橘子，又递給我一把鈔票。“孩子，从这兒一直往北，翻过这座山，走上两三天就到。”

· 我将父亲留下的刀折好，提在手里，跟着田瓜爷爷朝前

走去。天上有几片白云，月亮时隐时现，刚刚经过风暴的大地上，一切都是冷森森的，田瓜爷爷将他夹背心披在我背上。田瓜爷爷将我带到一条山前的小路上，说：“孩子，盘过这山，就平安了，林金元就找不到你了。那边是平原，顺着淡水河一直往北……”

我看见田瓜爷爷的胡子抖了几抖，眼里掉下几颗泪珠，我真想拉着田瓜爷爷大哭一场，可是又一想我不是小孩子了，心一横说：“我父亲的坟，请你老人家多照顾着点儿。”

“孩子，放心！”老人冲着我摆了摆手，要我快走。

我一个人，顺着山路，朝山上走去。山上真是静极了，只听见风吹树梢的吱吱声，我还是第一次一个人走山路，心里有些害怕，害怕也得走呀，于是就大着胆子朝前摸索前进。

越往前走森林越密，草越深，山路只有一条缝，风一吹，草哗哗一摇，路就没有了。走呀，走呀；恨不得一口气跑过山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出了一身汗，两条腿也走不动了，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歇下来。石板清凉清凉的，躺在上面真舒服极了，我慢慢睡着了。

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将我惊醒，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人在低声说话，深更半夜地是谁在山上说话呢？我屏着呼吸听下去。说话的声音很低，听不清，我悄悄地爬起来，朝着声音走去。是两个小孩在说话。

“爸爸为什么还不来救咱们？”一个女孩的声音。

“爸爸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绑着啦！”男孩子在回答。

“我饿了，再过会儿，我们就会被吊死的！”女孩哭泣起来。

我撩开草看了看，是两个高山族的孩子，样子是兄妹，

他們被一根粗繩子緊緊吊在樹上，繩子抽得很緊，衣服被撕破了，女孩短短的頭髮沾滿泥土。

“哥哥，你可想個辦法呀？”

“我和你一樣吊在這兒有什麼辦法呢！”

“咱們喊吧，喊人來救咱們！”

“不行，一喊林場日本人聽見了，我們就活不成了！”

“那我們就等死嗎？”

“誰知道呢！豁出去啦。”男孩昂起頭，明晃晃的大眼睛，口角上有一條長長的疤。

噢，原來是阿木，阿木是高山族人，一個虎頭虎腦的傢伙，他常常帶着高山族的孩子們，到山腰里和我們打仗玩兒。他是山上孩子們的“司令”，我是山下孩子們的“司令”。我們用小石頭互相拋打，打累了就一起到山腳下小溪里去游泳，把身上的汗漬洗干淨，然後找個涼爽的石頭一躺……。可是有一次，我們打仗打惱了，我用一塊鵝卵大的石頭，打中了阿木的頭，阿木就領着孩子們真的和我們打起來。正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阿木喊了聲“住手”，他用手朝北一指，北面公路上駛來一輛小汽車，車子里坐着地主林金元和一个日本人。阿木把手一晃，我們大伙都散在公路兩旁的山坳里，等車子駛近，阿木喊了聲“打”，石子象下雨般朝小汽車打去。汽車上的玻璃被打碎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林金元的鼻子被打破了，日本人的眼鏡也被打碎了……。林金元和日本車下來追趕我們，我們呼嘯着跑上山去，心里那份暢快……。可是就從那次之後，我沒見過阿木。

“日本人去牽狼狗了，他說叫狼狗吃我們的嫩肉！”女孩說。

“別怕，他不敢……”阿木說。